

## 使命各異，目標相同——香港海事博物館之博物-圖書館合作模式：提供當地歷史、家譜及維護中國南海文獻遺產之服務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Paper: “Different Missions, Common Goals – Museum-Library Collaboration at the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in the Service of Local and Family Histor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Documentary Herita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ranslated by: FamilySearch, International, Salt Lake City, United States.*

### 盧敬之 (Patrick Lo)

日本筑波大學資訊暨媒體科學圖書館系副教授

### Kitty But

香港海事博物館，中船集團（CSSC）海事文化中心圖書館員

### Robert J. Trio, Jr.

香港海事博物館技術專案主任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Paper: “Different Missions, Common Goals – Museum-Library Collaboration at the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in the Service of Local and Family Histor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Documentary Heritag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pyright © 2013 by **Patrick Lo, Kitty But, and Robert Trio**.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 摘要：

香港海事博物館（HKMM）成立於 2005 年，為一較新成立的私人博物館，成立宗旨為收集中國南方沿海及其鄰近海域的船隻、船舶發展、海上探勘、海上貿易及海上戰爭之各式相關文獻資料。該博物館不僅是了解香港本地文化傳承的一個獨特的教育及學習平台，對於促進市區參與及社會交流亦貢獻良多。HKMM 設有其專屬圖書館，名為中國國家航運集團（CSCC）海事文化中心。除了支援博物館舉辦的各式研究活動外，亦是一典藏豐富的寶庫，為中國東南部相關海事文獻及歷史進行出版及建檔事宜。

本篇論文首先討論博物館及圖書館各自獨特的運作方式及使用者需求。同時檢視在這以知識為導向的新社會中，博物-圖書館在合作上的種種益處和困難。本節內容的一部分以 Kitty But（香港海事博物館，中船集團（CSSC）海事文化中心圖書館員）及 Robert Trio（香港海事博物館技術專案主任）的訪談內容為基礎，文中論及兩位在下列各領域的專業經驗，包括觀眾教育、與博物館及圖書館服務相關的不同新科技的應用、博物館和文化中心間進行的各式合作計畫，以及未來的挑戰及機會。

本文接著聚焦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及其 CSCC 圖書館的各項計畫上，這兩個單位預定成立一所中央檔案館，用於保存中國南海地區的本地海事文獻遺產。除了探討這項本地歷史檔案館專案在

博物-圖書館合作模式下的技術議題和實際面臨的困難外，也論及在香港海事家譜的研究資源方面，新檔案館的藏品可以有哪些用途。

本文接著聚焦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及其 CSCC 圖書館的各項計畫上，這兩個單位預定成立一所中央檔案館，用於保存中國南海地區的本地海事文獻遺產。除了探討這項本地歷史檔案館專案在博物-圖書館合作模式下的技術議題和實際面臨的困難外，也論及在香港海事家譜的研究資源方面，新檔案館的藏品可以有哪些用途。

**關鍵字：**香港海事博物館，文獻遺產。

---

博物館、檔案館及圖書館在民眾的生活中位居核心地位，具有遊憩、啟發、文化價值、學習潛能、經濟繁榮和社會公平等貢獻。<sup>1</sup>

## 1 博物館與圖書館之異同

不論就文化的保存維護或傳播而言，博物館和圖書館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史多瑞（2003）的研究，「圖書館和博物館之間的差異有可能相當巨大」。<sup>2</sup> 兩者的藏品、人員、專業培訓和術語可能迥異，部分原因在於各自收集和處理的素材不同所至。<sup>3</sup> 雖然「知識產物」可以讓人一目了然，但是「文化產物」卻需要更深入的解說。因此，若與圖書館相比，博物館的角色往往更傾向於透過「解說」來提供相關背景。<sup>4</sup> 最後，一般來說，博物館和教育界的往來聯繫具有較強的傳統淵源。<sup>5</sup> 這使得博物館和圖書館兩者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技術和措施來描述、組織、管理和維護自己的藏品。<sup>6</sup>

如要列出這兩個機構之間的差異，最好的方法是比較兩者各自獨特的運作措施和使用者需求，例如：

- 書館傾向於提供開放式的使用模式。換句話說，他們提倡免費開放各種形式的資訊，供一般民眾使用。圖書館也鼓勵經由集中管理的一站式（one-stop）搜尋平台，例如**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OPAC)** 線上公共檢索目錄（OPAC），<sup>7</sup> 來使用其館內所有的收藏資料。因此，圖書館的終端用戶都能夠隨意使用資料，而圖書館員需要向民眾解說的機會也會因此而降至最低。
- 博物館通常會妥善保存館內大部分的藏品，不對大眾開放。博物館收集的藏品大多是獨特、具有文化和歷史意義且價值不斐的物件，往往需要投注極大心力來維護其安全及進行後續的維護工作。在許多博物館中，資訊檢索系統是專為員工設

---

<sup>1</sup> *Impact Evaluation of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Available Evidence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4.rgu.ac.uk/files/imreport.pdf>

<sup>2</sup> Storey, T. (2003) "Libraries: Their Role and Relationship to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OCLC Newsletter* 260 (April), pp. 12-14.

<sup>3</sup> Lester, R. (2001) "The Convergence of Museums and Libraries?" *Alexandria*, Vol. 13, No. 3, pp. 183-191.

<sup>4</sup> *Ibid.*, p. 187.

<sup>5</sup> Ray, J. and S. Choudhury. (2002) "Web-Wise 2002 – Conference 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the Digital World: a Report by the Co-organizers. *Library Hi Tech News* [online], Vol. 19, No. 6. Available: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issn=0741-9058&volume=19&issue=6&articleid=1489819&show=html&PHPSESSID=r12ph6hrga4sm7rs9u76bk713>.

<sup>6</sup> Allen, N. and L. Bishoff. (2002) "Collaborative Digitizati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ol. 26, p. 66.

<sup>7</sup> Allen, N. and L. Bishoff. (2002) "Collaborative Digitizati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ol. 26, pp. 66.

計，並非針對一般大眾。<sup>8</sup> 此外，大多數的小型博物館往往尚未實施電腦化作業，鮮少遵循一套標準程序行事——因而造成資訊難以在機構與機構之間共享的問題。

- 此外，博物館館長大多負責收集、研究和解說三度空間的物件，較少觸及文本內容；而圖書館人員則專門處理資訊密度高的書籍、影片和其他二度空間的印刷資料，以及為紙類文獻檔案和電子紀錄建檔。

據巴克蘭（1991<sup>9</sup> 和 1997<sup>10</sup>）表示，博物館所持有的藏品可被視為文獻，因為這些藏品的目的也是為了提供資訊：關於該藏品的類型、背景以及與其他藏品之間的關係等等。從資訊-科學的角度來看，博物館因而與其他類型的資料庫相當類似，如圖書館（供閱讀和研究的書籍和其他素材）和檔案館（歷史紀錄和文獻）。誠如納瓦雷特和歐文所說明（2011），書籍、期刊和檔案紀錄等物件，即使是數位化的格式，都很容易被接受作為資訊的載體，如文件檔。廣義上來說，為這些文獻提供收集、儲存和使用功能的各個機構，一般都被視為資訊系統，例如共同執行一項或多項特定資訊功能的整套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程序、方法和訣竅。<sup>11</sup>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資訊科學相當忽視博物館，原因是過去對於該收集何種性質的資料文獻具有偏狹觀念。事實上，博物館也的確是一種類型特殊的資訊系統。

## 2 持續進行博物-圖書館合作模式的動機和益處

博物館和圖書館兩者都被認為是文獻機構，旨在匯集知識於一處，但其獨特的運作慣例和標準，卻往往使這兩者彼此疏離。然而，兩者對於當地社會的教育和娛樂責任，都擔負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最近，人們已更加重視博物館和圖書館在文化傳承和休閒方面的功能，<sup>12</sup> 承認其共同的目的均為「為公眾謀求福祉的文化遺產機構」。<sup>13</sup>

戴安曼-科恩和謝爾曼在2003年將圖書-博物館合作模式形容為「未來的浪潮」。<sup>14</sup> 一名在博物館環境中工作的檔案工作人員曾在2007年指出，圖書館和檔案館可以在教育議題方面向博物館學習更多，而博物館可以在如何讓大眾更廣為接觸收藏品方面，師法圖書館的作法。<sup>15</sup>

但是，要讓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合作有成效的話：

---

<sup>8</sup> *Loc. cit.*

<sup>9</sup> Buckland, Michael K. (1991)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2, No. 5, pp. 351-360.

<sup>10</sup> Buckland, Michael K. (1997) "What is a Document?" *Journal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8, No. 7, pp. 804-809.

<sup>11</sup> Navarrete, Trilce and John Mackenzie Owen. (2011) "Museum Libraries: How Digitization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Museum." *Palabra Clave (La Plata)*, Vol. 1, No. 1. Available at: <http://www.palabraclave.fahce.unlp.edu.ar/numeros/vol1no1/v1n1a3>.

<sup>12</sup> Marsden, C. (2001) "Sectors and Domains: Some Reflections 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online], Vol. 22, No. 1, p. 20.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0379810120037469>.

<sup>13</sup> Allen, N. and L. Bishoff. (2002), p. 43.

<sup>14</sup> Diamant-Cohen, B. and D. Sherman. (2003) "Hand in Hand: Museums and Libraries Working Together." *Public Libraries*, Vol. 42, No. 2, pp. 102-105.

<sup>15</sup> Wythe, Deborah (2007)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RBM: 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Vol. 8, No. 1 (Spring 2007).

合作雙方必須了解彼此的差異何在。圖書館的「使用者」可能和博物館的「參觀者」是同一人；不過，一個人去圖書館的原因可能和他去參觀博物館的原因完全不同。圖書館和博物館兩者的資金結構可能大不相同，行政和決策結構也可能不全然相同。雖然博物館內為了清點庫存品的緣故，會使用一份「清冊」，但與之合作的圖書館可能很難了解，為何那份清冊不能供大眾使用。圖書館通常也會有某種保存計畫，但可能無法明白為何博物館要極力重視藏品的保存和維護。因此，圖書館開始進行數位化專案的主要目的，可能是為了讓資料更容易取得，然而博物館卻可能是為了更精心保存藏品；與之合作的檔案館也可能如此。博物館館長的傳統角色可能如同大學教師或圖書館館員的角色一般，但他們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這是我們都已經知道的事，但我們並不期望他們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歷史學會之間的合作專案上經常出現。對於不同系統、文化和決策的要求，必須有全新的敏感度。<sup>16</sup>

多年以來，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已收集各種形式的資料，目的在於盡力達到服務、客戶使用和滿意度方面的成效。根據戴安曼-科恩和謝爾曼（2007）<sup>17</sup>，雷斯特（2001）<sup>18</sup>，布朗和波勒克（2000）<sup>19</sup>及亞克爾（2005）<sup>20</sup>指出，由於這些數據，圖書-博物館合作的實際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 吸引新的觀眾群，擴大圖書館和博物館所能觸及的範圍；
- 改善大眾對博物館和圖書館是傳統刻板機構的觀感；
- 找出新的方法來鼓勵文化遺產及保存；
- 從博物館和圖書館中發展出最佳措施；
- 共享空間和資料、文物等有形資源；
- 共享藏品在保存和保護方面的政策；
- 共享專業知識；
- 分攤員工培訓成本；
- 合作本身的經驗。

衛博爾和艾爾衛針對益處和組織的影響做了很好的總結：

經由合作、應用集體的關注和合作行動來因應共同的挑戰和解決方案，不僅[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能受益於網絡帶來的影響，也能夠騰出寶貴的時間和資源，把心力集中在只有[他們]能做的事情上：因應本地使用者的需求、收集獨特的文獻資料、保存這些文化產物。[...]合作會改變行為、流程和組織結構，並在合作夥伴之間導引出一個基本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關係，使得這一變革成為一大標誌，藉此真正的合作關係可為人所知。<sup>21</sup>

<sup>16</sup> Allen, Nancy. (2000)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 *First Monday*, Vol. 5, No. 6.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article/view/755/664>.

<sup>17</sup> Diamant-Cohen, B. and D. Sherman. (2003), p. 102.

<sup>18</sup> Lester, R. (2001), p. 183.

<sup>19</sup> Brown, K. and M. Pollack. (2000) "Illinois Libraries and Museums: Connecting and Collaborating for the Future." *Illinois Libraries*, Vol. 82, No. 3, p. 212.

<sup>20</sup> Yakel, E. (2005) "Choices and Challenges: Cross-Cutting Themes in Archives and Museums" *OCLC Systems & Servic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 Vol. 21, No.1, p. 13. Available: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articleid=1464573&show=html>.

<sup>21</sup> Waibel, Günter & Ricky Erway. (2009) "Think Global, Act Local - 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 Collaborat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Vol. 24, No. 3. Pre-prin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oclc.org/resources/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09/waibel-erway-mmc.pdf>.

### 3 如何讓博物-圖書館的持續合作關係發揮作用？

雖然博物-圖書館合作的潛在益處不言而喻，非營利的藝術和文化團體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卻也是空前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也不例外。為了爭取觀眾，這兩個機構需要不斷對抗各種低成本的商業娛樂產品。正如那些大多數非營利性的文化組織一樣，他們的經營成本也不斷上升。而同時，門票銷售、基金捐贈和其他可能的收入卻未見成長。最重要的是，許多非營利文化組織的觀眾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在很多情況下，當與新興媒體競爭之時，這些觀眾人數其實會呈現下降的趨勢。總之，觀眾投注較少的關注力在博物館和圖書館，荷包在這方面也因而越來越緊縮。

在這種情況下，博物館和圖書館該如何攜手合作，同時與其社區聯手解決社會在終身學習方面的需求，並成為社區民眾創造知識和回答問題的中心？誠如帕斯托雷（2009）指出：「博物館和圖書館可以繼續以豐富的教育和知識建設社會，自覺地調適他們的服務，以新方法使人們想尋求、收集和解說資訊，創造其在21世紀的意涵。<sup>22</sup> 如果博物館館長和圖書館館員普遍開始進行更多合作計畫，他們也會開始重新定義自己在當地及全球知識環境裡，所共同承擔的教育及娛樂新責任。吉布森、莫里斯和克利夫（2007）預測，博物館和圖書館將攜手「擷取兩個非正式學習環境中最精華的部分，將之混合後建立一個完美無缺的整合性資源，進而能在一個資訊豐富的環境中打造全新的學習模式」。<sup>23</sup>

新強調的博物-圖書館合作模式，會跨越策展、教育、市場營銷、甚至籌款等方面，打破博物館和圖書館在傳統上許多分歧的做法。博物館和圖書館可以使其內容精彩可期，為大眾提供豐富的生活經驗。新的合作計畫將著眼於提供一個更廣泛而生活式的經驗，為社會的文化成長、知識躍進提供一個值得社會信賴的資源。在這方面，博物館必須學習使其服務和圖書館的服務作一數位化整合，以便提升其資訊的價值。

也許今日博物館和圖書館最關心的議題是：他們該如何在未來仍舊維持一個有意義的機構：如何與服務的社區保持關係，如何以最妥善的方式保存資料，又如何提供後代子孫接觸這些資料的管道。<sup>24</sup> 以數位方式密切合作的夥伴策略不僅能幫助各機構與其實際和虛擬的社區保持密切互動，又能進一步加強保存其獨特的身分和資源，更能以建設性的方式積極參與及解決如保護文化遺產等當代議題。為提高共享及互聯性，網際網路上的信息內容和服務正日益財團化，因此博物館館長和圖書館館員應找出方法，使用如 Google、Amazon、Flickr 和 Facebook 等工具，讓具有文化意義的藏品變得更為大眾所知悉。

我們想強調的是，博物館和圖書館若能密切合作，將會產生重要的社會意義——為他們的訪客營造引人入勝、愉快和難忘的經驗，讓他們可以在探索知識的過程中，充分獲得啟發、收穫豐富且感到快樂。這是在 21 世紀打造社會的方法。帕斯托雷指出，在 *The Great Good Place*（大好之地）這本著作中，作者雷伊·奧登堡為健康社會中的第三地下定義。這第三地並非指工作、也不是家庭，而是一個中立的社會空間，人們自

---

<sup>22</sup> Pastore, E. (2009) *The Future of Museums and Libraries: A Discussion Guid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p. 15. Available at: <http://www.ims.gov/assets/1/AssetManager/DiscussionGuide.pdf> (IMLS-2009-RES-02).

<sup>23</sup> Gibson, Hannah, Anne Morris and Marigold Cleeve. (2007) "Links between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vestigating Museum-Library Collabor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SA." *Libri*, Vol. 57, p. 59.

<sup>24</sup> Pastore, E. (2009), *passim*.

願地、非正式地以各種方式前來，不僅降低了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同時亦促進社區的參與和社會聯繫。博物館和圖書館都是公眾聚會的場所，以提供公共服務、在人與人之間傳遞信息和思想為宗旨而成立，因此即是一種形式獨特的第三地，因為兩者皆有獨特的資源、也便於使用，且費用低廉不至於阻隔民眾，又能提供豐富精彩的內容和體驗。<sup>25</sup>

然而勢必會有交集之處。在一項圖書館研究論壇中，明尼蘇達歷史學會的麥克·福克斯說：「我仍然主張，良好的博物館需要變得更像研究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才行，就像良好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也都應該採納博物館經驗中的某些特色。」<sup>26</sup> 雖然這是「互相觀摩」的機會，但「互相外借」才是博物館和圖書館攜手合作的實際例子。在持續合作、搭配、融合的服務時，博物館和圖書館之間的界限可能變得模糊。個別機構的獨特使命和身分並不需要消失，而是通過種種持續的合作關係，機構本身的目標得以更加擴大和獲得強化。<sup>27</sup>

#### 4 博物館及其專屬圖書館之間的特殊關係

若要了解博物-圖書館合作的成效此一議題，最清楚的方式莫過於圖書館透過一些機制與博物館和大眾結合，同時能為博物館和大眾提供服務。為博物館的藏品提供背景知識，特別是一般的背景知識，乃是博物館專屬圖書館的功能。博物館專屬圖書館收藏的圖書和檔案，主要就是針對博物館感興趣的領域，支援相關研究和展覽。例如，為了在欣賞博物館展品之外，還能從中發掘出有意義的資訊，所需具備的背景知識（例如，藝術時期或其他技術面和文化面的資料）和藏品本身更明確的背景知識（例如，這個物件是由誰、於何時、出於什麼目的所創作的）。後者這敘述性的資料通常由博物館館長提供，也作為展覽的一部分；不過，為個別物件提供進一步的資料，提供這個物件和其他特定藏品之間關聯性的資料，乃至於和藏品本身相關的一般歷史、技術、傳記等等整體資料，都是博物館專屬圖書館內所收集的。<sup>28</sup>

事實上，許多博物館專屬圖書館還會收集博物館活動的相關資料，例如保護、修復和展覽等。其他收集的素材還可能包括書籍、印刷品、地圖、繪畫、樂譜、視覺圖像（錄像藝術、影片、明信片、海報）和錄音。偶爾，博物館專屬圖書館也會收集和藝術家相關的物品，例如合同、親筆簽名的樂譜、手稿和私人信件等。<sup>29</sup> 因而，經由同時管理博物館藏品和博物館專屬圖書館，博物館能夠使觀眾接觸到博物館藏品的「完整版」故事，包括主要和次要資源。這會大幅提高他們為所有使用者——從入門者到專家——提供解說、理解和賞玩的能力。

圖書館和博物館藏品之間的特定關係，就是足以區分博物館專屬圖書館和其他眾多類型圖書館的一大特徵。不過，博物館專屬圖書館之間是會有巨大差異的，例如在歷史淵源、藏品內容、組織和經費架構、館員的專業領域等方面，以及最重要的——他們與其上級機構，亦即博物館本身之間關係的性質。因此，博物館館長和博物館專屬圖書館館員之間的合作性質和形式，就必須視其個別情況來討論。

<sup>25</sup> *Ibid.*, p. 9.

<sup>26</sup> Fox, Michael. *Three in One: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under One Roof*, pp. 11. Available at: <http://tinyurl.com/5ek6xy>.

<sup>27</sup> Pastore, E. (2009), p. 9.

<sup>28</sup> Navarrete, Trilce and John Mackenzie Owen (2011), p. 14.

<sup>29</sup> *Loc.cit.*

然而，應該注意的是，不一定要把博物館專屬圖書館視作必須對大眾開放的資源。例如位於荷蘭愛因荷芬、建於 1936 年的凡艾伯當代藝術博物館即擁有一座精良的圖書館，這座圖書館是在博物館啟用之後 20 年左右才向大眾開放，但是只接受預約。第一位圖書館員則是在這之後 10 年僱用（亦即博物館啟用後 30 年），為的是讓這座博物館的圖書館可以在博物館的一般開放時間對大眾開放。<sup>30</sup>

然而，現代的趨勢是希望博物館及其專屬圖書館能漸漸合併成一項整合資源，作為大眾諮詢、教育和娛樂之用。下文的個案研究即是我們追求的範例。

## 5 香港海事博物館及其海事文化中心

香港海事博物館（HKMM）<sup>31</sup> 成立於 2005 年，為一較新成立的博物館，致力於徵集、保護、研究、展出和中國南方沿岸及附近海域的船隻、船舶的發展、海上勘探、遠洋貿易、海上戰爭相關的各式文獻材料。有鑑於香港為世界的一大主要港口及航運中心，本博物館旨在為香港此地的成長發展提供一個包羅萬象的史料紀錄；博物館內規劃多項半永久性質的覽展和特展，例如 *Canton Trade with Europe and the Americas*<sup>32</sup>（廣交會與歐美）及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sup>33</sup>（中國海之海盜）；此外，亦提供互動式展覽、教育活動，並設咖啡廳和禮品店各一，<sup>34</sup> 對於教導和學習香港本地的海洋文獻遺產而言，不僅是一個獨特的平台，更能廣為促進都市內航海界與民眾及社會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動。

香港海事博物館內設有一座專屬圖書館，正式名稱為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CSSC）海事文化中心。<sup>35</sup> 除了支援博物館舉辦的各式研究活動外，亦是一典藏豐富的寶庫，針對香港及中國東南部的海事文獻及歷史負責出版及建檔事宜。其中一些文獻可追溯到 300 年前時代，是除了香港本地以外在其他公共場合看不到的展品。<sup>36</sup>

在這座專為保存香港本地歷史的宏偉複合式新場地內，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服務業務已經加以整合；為了針對這方面所投注的心力收集相關資料，Patrick Lo 專訪了圖書館館員 Kitty But 小姐和香港海事博物館暨 CSSC 海事文化中心技術主任 Robert Trio 先生。<sup>37</sup> 據他們兩位表示，HKMM 及其文化中心正積極推動一項擴大政策，經由數位方式擴大新設施、新建築、新藏品、新教育計畫，以及藏品使用的改進計畫。目前已投入經費力求提升博物館和文化中心在教育及文獻遺產方面的任務。由於合作關係，促成了許多新的教育活動和推廣方案，若非這種博物-圖書館的夥伴合作關係，實難達成。

儘管因密切合作帶來了種種變化，圖書館和博物館相輔相成的核心責任卻始終維持不變，亦即：徵集及保存文獻原件、所有相關資料，並儘量使其廣為大眾所接觸。訪談間可見，博物館和其專屬圖書館在宗旨、目標、服務、經營等方面，不但可以、也確

<sup>30</sup> Franssen, Fiana. (2007) *Van boekenplank naar kennisproductie: De geschiedenis van de bibliotheek van het Van Abbemuseum 1936-2007*. En: Koot, R.; Nijhoff, M. y Scheltjens, S. *Kunstbibliotheken in Nederland*. Leiden: Primavera Pers, pp. 99-112.

<sup>31</sup>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

<sup>32</sup> *Canton Trade with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the-canton-trade-with-europe-and-the-americas/12/6/>.

<sup>33</sup>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piracy-in-the-china-seas/12/12/>.

<sup>34</sup>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introduction/12/4/>.

<sup>35</sup> The Resource Centre is named after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in recognition for their support of the Centre's staff and resources.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resource-centre/introduction/about-us/30/59/>.

<sup>36</sup> *Loc.cit.*

<sup>37</sup>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interview, see Appendix I in the original English document.

實合作良好，特別是在那些倍受關注的方面，例如終身學習、文獻保存和社會融合。但訪談中也證實，沒有任何單一的概念足以說明博物-圖書館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也沒有簡單的解決之道能夠解決博物館館長和圖書館館員目前在合作方面所面臨的一切問題。

## 6 在香港保存當地歷史：博物館及其圖書館的角色

香港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6000 年前。當時一個小小的漁村，如今已然成功轉型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同時，伴隨這轉型而來的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歷經 156 年的英國殖民統治，繼而自 1997 年以來與中國共產黨行政分立的局面，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造就了此一獨特的『多元文化遺產』，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找不到的。這樣一個獨特的歷史傳承，確實是我們香港此地文化認同和集體記憶裡的一部分——既不可否認、也無可替代，而且絕對值得永續保存。令人惋惜的是，香港本地歷史、地方文化遺產和香港家譜等主題，一直遲至 1980 年代才引起學術界認真的關切。此外，一直到 1990 年代初期，香港政府才開始在各歷史和文化保育措施上投注心力，撥款補助、實施公眾教育計畫、建造新的主題博物館和檔案館，以及把地方史納入香港中等教育課程之中。

為回應這些文化遺產的保存措施，香港海事博物館也已著手展開一項使命任務，積極開發一座中央資料庫，目標為保存中國南海地區海事相關的地方文獻遺產。雖然這個海事博物館的中央資料庫計畫目前仍處於規劃階段，但其益處和正面的影響已經不言而喻了。

這座規劃中的 CSSC 海事文化中心檔案資料庫位於香港海事博物館內，是專為收藏任何與中國南海地區的航海歷史、文獻、文化和海事產業相關的出版品而設。該中心已自定目標，務求確保屬於當地歷史、文化遺產的海事紀錄，不論是今日或過去所編製，都能獲得妥善保存，供後代子孫使用。其目的是收集中國南海地區重大海事歷史事件的文檔，以及船公司的紀錄和各大船東及其家屬的個人檔案（個人信件、照片、明信片、日記、手工藝品、影片、錄音）。

## 7 當務之急：為香港海事藏品建檔

由於香港為一港闊水深、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天然良港，因此從昔日以來，眾多的國際和當地的船運公司聚集於此。維多利亞港的天然屏障和深水水域，為各類型船隻的進港和調度提供了極理想的條件；此外，香港一直是中國內陸重要的經濟門戶。在這些因素共同的推波助瀾之下，促使香港躍升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遺憾的是，自從 1980 年代鄧小平主導中國共產黨實施開放政策，使中國成為自由市場經濟以來，香港本地的許多航運業便持續萎縮，原因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如深圳、蛇口和珠海等鄰近城市的競爭力不斷上升。香港一些航運公司正在將企業外移，船公司的文件和紀錄（被視為香港本地文獻遺產的重要部分）不是遭到丟棄就是毀壞。這是一個悲劇，因為本地航運公司對於香港物流事業的整體發展、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均功不可沒。這座城市如今之所以能轉型為最自由的經濟體、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又獨具接納國際主義和多樣性的動態文化，船公司乃是其關鍵的推動者。



基於這種情況，CSSC 海事文化中心體認到有必要積極主動設置資料庫，尋找中國南海一帶私人持有的海事歷史相關文獻，並將之整理建檔，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個人或船運公司捐贈或存放他們的資料。從 2013 年起，CSSC 海事文化中心館員便陸續接觸中國南海沿岸中小型不同的船公司，請求對方捐贈所屬檔案。他們並不滿足於只作為一座資料中心，僅僅研究香港海事博物館所持有的資料而已，而是開創自己不同的使命任務，針對當地和家庭海事歷史的文獻紀錄進行收集、維護、解說和推廣。

## 8 建立地方海事歷史檔案庫的挑戰

海事文化中心所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在這個以商業為導向的香港裡融入不同的文化氛圍，建立共識，使其體認到有必要在社會大眾及商業公司當中保存當地歷史和文獻遺產，並說服他們將自己的珍貴歷史文獻捐贈給文化中心的資料庫。該中心的館員和博物館工作人員承認，這些資料檔案與博物館館藏品的收集並不一樣。檔案文獻和博物館的館藏物件相反，它需要整批檔案、按順序編排，而且要以個別的單位、或一組組的紀錄方式進行保存，這樣才能說明一系列活動或事件的完整面貌。此外，不論格式為何，檔案文獻應方便所有使用者取用，而且應該盡量被廣大觀眾群所觀賞、觸摸和拿取。但是，這一切和亞洲大多數商業公司的商業直覺相反，他們不願意整匹捐出自己公司的歷史紀錄給任何外部機構保存；因此，即使經過好幾世代，這些文件仍被視為是高度機密的商業資料，甚至被視為是商業秘密。<sup>38</sup>

以財利船廠公司<sup>39</sup>的珍貴紀錄為例，這家中國本土公司於 1870 年左右創立於香港，是香港少數倖存的造船公司之一。歷經數十年，財利船廠與香港黃埔船塢及香港其他船廠比肩而立。在黃埔船塢與太古船塢<sup>40</sup>合併，並更名為香港聯合船塢之後，財利船廠因為將其業務型態從製造貨輪轉型為打造豪華遊艇和渡輪，因而倖存下來。財利船廠公司的紀錄肯定是香港文獻遺產當中重要的一環，因為他們能為黃埔船塢的整體發展和轉型提供史料證據。然而，當海事文化中心聯繫財利船廠，並要求捐贈所屬的檔案資料給海事文化中心時，財利船廠只允許 HKMM 的人員複印和掃描該公司過去的產品型錄和小冊子、照片以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如報價單，而拒絕捐出任何原始文件給文化中心資料庫。<sup>41</sup>可惜的是，前海事博物館的承辦人員並未接受過必要的專業培訓，無法鑑別和妥善處理建檔材料，因而誤將一些影印或掃描資料當作具有存檔價值的文獻，也失去寶貴的機會，無法向對方說明為了後代子孫著想，實有必要將原版文件妥善建檔保存。當時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不但連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館員都沒有，也缺乏適當、合乎時宜的歸檔收集政策。

另一個錯過收集時機的案例是怡和控股有限公司的紀錄。該公司本是香港最早的貿易公司之一，時間可追溯到中國清朝帝制時代及 1840 年的鴉片戰爭；該公司的成立淵源

<sup>38</sup> In fact, the CSSC Maritime Heritage Resource Centre is not the onl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that faces difficulties in convincing corporations to donate their archival materials for preservation purposes.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given in March 2013 by Richie Lam, head of the Hong Kong Film Archive: "In Hong Kong, we don't have any legal deposit legislation [for films] - NO legislation at all whatsoever [...] because films are really special products, especially [...] commercial films. [Many people think that]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pyrights [...] of the film materials [...] are very personal or even private, because these righ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mercial values of the actual film products. As a result, the film companie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out their film productions to the Film Archive." Cf. Hong Kong Film Archive – Homepage at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en/index.php>.

<sup>39</sup> Cheoy Lee Shipbuilding Comp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the Cheoy Lee Shipyards Homepage at <http://cheoyleena.com> and from <http://www.cheoyleesassociation.com/WebMisc/Doug/history.htm>.

<sup>40</sup> Taikoo Dockyard. Fur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gwulo.com/taikoo-dockyard>.

<sup>41</sup> For examples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obtained from the Cheoy Lee Shipbuilding Company, see Appendices II, III and IV in the original English document.

亦可追溯到英國在香港建立各類商務事宜，可直接將鴉片進口到中國以換取出口茶葉和棉花到大英帝國的那段歷史。怡和控股一半的文獻直接關係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及航運企業，諷刺的是，整個公司的檔案資料目前竟然存放在英國劍橋。香港海事博物館未來不希望再面對另一個『怡和事件』。

## 9 檔案模式、培訓和政策制定

香港海事博物館目前已遷往中環八號碼頭，該處設有妥善設施，適合經營文化中心；而海事文化中心的館員也已經依照收集政策和策略計畫，針對當地的海事歷史展開檔案收集工作。文化中心的檔案處理方式以國外兩大海事博物館為藍圖：一是位於英國格林威治的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sup>42</sup> 另一個是雪梨的澳大利亞國家海事博物館<sup>43</sup>。由於香港先前為英國殖民地，而香港又與澳大利亞共享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海事遺產，因此那兩個海事博物館的檔案結構和運作措施，被視為與 HKMM 的文化中心最為相關，該中心因而自我期許要成為本地區開發其他海事檔案館的楷模。

香港本地受過專業訓練的檔案工作者很少，以非營利機構而言，僱用這樣的人員所需經費昂貴。基於這個原因，許多博物館會和其他機構一樣，甚至香港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也不例外，通常會送在職員工參加本地或海外的檔案管理培訓課程。在香港海事博物館的員工發展計畫中，目前也正在考慮派遣其文化中心員工參加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SPACE）提供的檔案培訓課程。<sup>44</sup>

資源中心的檔案收集政策列有我們正在尋求收集的紀錄類型，包括學科領域、地域範圍、媒體和時間範圍。這將鼓勵有影響力的個人、家庭、大小型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和大眾，將其文獻紀錄捐給香港海事博物館，使之成為本地和家譜的中央資料庫和研究場所。該政策是指類似這樣的標準：

- 英國國家檔案館，*檔案收集政策聲明：建議目錄清單*（2004）；<sup>45</sup>
- 英國國家檔案館理事會，公共服務質量組，*存取檔案標準*（2008）；<sup>46</sup>
- 通用國際標準檔案說明；<sup>47</sup>
- (G) 通用國際標準檔案說明；<sup>48</sup>
- 國際標準檔案管理局法人團體紀錄，個人和家庭（2004）；<sup>49</sup>
- 英國國家檔案館，*編目指南*（2007）。

<sup>42</sup>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 homepage at: <http://www1.rmg.co.uk>.

<sup>43</sup> 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 homepage at: <http://www.anmm.gov.au/site/page.cfm>.

<sup>44</sup>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 homepage at: <http://hkuspace.hku.hk>. Available archival courses include an Archival Studies Workshop on Appraisal and Acquisition, an Archival Studies Workshop on 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 an Archival Studies Workshop on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and lead to th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rchival Studies and to the Executive Certificate in Archives Management.

<sup>45</sup> Available at: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documents/information-management/archive-collection-policy.pdf>.

<sup>46</sup> *PSQG Standard for Access to Archives*. 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org.uk/images/documents/access\\_standard\\_2008.pdf](http://www.archives.org.uk/images/documents/access_standard_2008.pdf).

<sup>47</sup>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ica.org/?lid=10207>.

<sup>48</sup> *ISAD(G):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icacds.org.uk/eng/ISAD\(G\).pdf](http://www.icacds.org.uk/eng/ISAD(G).pdf).

<sup>49</sup> Available at: [http://www.icacds.org.uk/eng/isaar2ndedn-e\\_3\\_1.pdf](http://www.icacds.org.uk/eng/isaar2ndedn-e_3_1.pdf).

## 10 收集與編目衝突

圖書館和博物館的相同之處多過相異之處。但是，當圖書館和博物館共享同一空間，如同香港海事博物館的例子，那麼即使是些微的差異，往往也會導致運作上的衝突。雖然圖書館是博物館的一個獨立運作的辦公室，也依循圖書館的標準和最佳措施行事，卻因博物館的使命、願景和其核心做法而深受影響。

從海事博物館的圖書館目前的收藏品來看，可知它早年的收集方式並非一般圖書館的樣式。該圖書館的收藏品一開始主要集中在收集首版和珍本書籍，從來沒有任何意向想要出借物件，或開闢青少年區。收集品的增加方式，主要是根據某圖書館訪客從研究者的觀點來收集。然而，儘管側重這方面，參考素材的收集仍然少之又少。只專門收集珍本和首版的作法，其實和博物館專業人士對博物館藏品的收集思維一樣。

香港海事博物館為收藏品編目的做法值得關注。圖書館在為文獻紀錄編目時，傾向於根據該物件與哪些類似物件的版本或印刷物相同，而將之歸在同一類。然而博物館為物件編目時，則往往傾向於把每一物件當作是一種類別，再輔以與該物件的擁有人或創作人、家族相關的獨特史料。

因為個人歷史是博物館使命的重要一環，因此這個概念往往是在背後驅動該如何編目的思維。博物館進行編目時，會把「人」和「物」之間的關聯置於首要地位。與「人」所產生的關聯，才是該物件之所以納入館藏品的背景原因。例如，1930年的一本猶太祈禱書印刷本，如果是屬於大屠殺某倖存者所有，那麼意義就重要得多了。

因此，當雙重機構獲取收藏品時，往往對於物件該如何編目、該為它收集哪些類型的相關數據，出現意見分歧的情況。最近在香港的海事博物館就發生了一個在編目方面出現衝突的有趣例子，當時有一小批海圖納進了藏品之列。這套海圖不但能從許多方面輔助說明，在一個重視圖書館的博物館環境中，各種不同編目法的困難點；也能說明，在一個以講述個人故事為主的機構裡有哪些困難存在——這些文獻素材的年代還不太久遠，尚不足以視為古董，但卻可能珍奇獨特，在未來可能有人想作全盤研究，因為這些是屬於同一個特定人物。

這一套圖表是1970年由英國水文局所製作，小型船隻的水手常利用這些地圖在各島嶼間作短途航行。不論是陸地或水域深度，這些圖表都描繪出驚人的細節。這一套圖表一共約40幅，涵蓋香港大部分的主要水道。昔日使用這種印刷地圖來導航的作法，現在已經被現代的全球定位系統（GPS）接收器所取代，以無線鏈接地球衛星，大部分的小船都已配備這種裝置。

衝突點在於，這個藏品要放在哪裡：在圖書館裡？博物館或海事歷史檔案館？圖書館館員堅稱這些圖表顯然是次要資源，適合依照完善的圖書館編目方式編目。有些人主張，那些圖表全屬於一位船長所有，上面也有他註記的地方，所以應該屬於檔案館所有。未來，可能有人想從本地航海史人物的角度研究這個人物，而那些地圖正代表他一生的工作。最後的看法是，由於海圖包含這位船長個人獨特的符號和標記，因此可以視為一種博物館藏品。這位船長也捐贈了一套航海儀器給博物館。博物館可以把這些海圖納為博物館藏品，所有這些物件可以一起存放和展示。

對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來說，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一整套物件保存在一起。最後勝出的概念是：個人的故事最重要。博物館永遠不會知道，是否有研究人員想探索這名船長的生活、工作，但是對於香港海事博物館這種混合式機構來說，必須確保其編目法和展覽規則可讓研究人員遵循。

## 11 本地史、家譜及族譜的相關藏品

通過合作和夥伴關係，我們期許在很快的將來看到香港海事博物館和其文化中心成為促進本地區地方文獻遺產的領航者。這不僅和當地海事歷史的研究有關，也和家譜、族譜有關。船公司在許多情況下關切的是家族本身，以及獲得家族企業的完整紀錄，包括員工名單、承包商、海員和他們的航程紀錄，以及貿易上的工具，例如那位船長加註的海圖手稿，這些在香港都具有家譜研究的潛在價值，新世界或澳大利亞的移民、或運輸船舶乘客的紀錄也是如此。

總之，當 CSSC 海事文化中心針對收集、保存和分享香港人民的地方商業史和家譜，開始著手解決面臨的挑戰時，我們體認到，關鍵要素在於需和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不論過去或現在皆應如此，並將他們帶向未來。我們的工作是在我們的服務對象和希望認識的人群當中，建立一種互信的關係。香港海事博物館和其文化中心位居獨特地位來擔當這個角色，因為不論以何種形式，海總是觸動著所有香港人民的生活。建立一個社會共有的集體記憶庫或許將是該機構對這個社會最大的貢獻。

## References

Allen, N. and L. Bishoff. (2002) “Collaborative Digitizati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Vol. 26, pp. 43–81.

Allen, Nancy. (2000)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Colorado Digitization Project.” *First Monday*, Vol. 5, No. 6. Available at: <http://firstmonday.org/article/view/755/664>

Brown, K. and M. Pollack. (2000) “Illinois Libraries and Museums: Connecting and Collaborating for the Future.” *Illinois Libraries*, Vol. 82, No. 3, pp. 209–215.

Buckland, Michael K. (1991) “Information as T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2, No. 5, pp. 351-360.

Buckland, Michael K. (1997) “What is a Docu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48, No. 7, pp. 804-809.

*Canton Trade with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the-canton-trade-with-europe-and-the-americas/12/6/>

CSSC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Maritime Heritage Resource Centre.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resource-centre/introduction/about-us/30/59/>

Diamant-Cohen, B. and D. Sherman. (2003) “Hand in Hand: Museums and Libraries Working Together.” *Public Libraries*, Vol. 42, No. 2, pp. 102–105.

Fox, Michael. *Three in One: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under One Roof*. Available at: <http://tinyurl.com/5ek6xy>

Franssen, Fiana. (2007) *Van boekenplank naar kennisproductie: De geschiedenis van de bibliotheek van het Van Abbemuseum 1936-2007*. En: Koot, R.; Nijhoff, M. y Scheltjens, S. *Kunstbibliotheken in Nederland*. Leiden: Primavera Pers, pp. 99-112.

Gibson, Hannah, Anne Morris and Marigold Cleeve. (2007) "Links between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vestigating Museum-Library Collabor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SA." *Libri*, Vol. 57, pp. 53-64.

*Hong Kong Archives Society*.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org.hk/about.html>

*Hong Kong Maritime Museum Homepage*.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introduction/12/4/>

*Hong Kong Museum of Medical Sciences*. Available at: <http://www.hkmms.org.hk/>

*Hong Kong Shipowners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ksoa.org/>

*HSBC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s Archiv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hsbc.com/1/2/about/history/hsbc-s-archives>

*Impact Evaluation of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Available Evidence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4.rgu.ac.uk/files/imreport.pdf>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lcsd.gov.hk/en/home.php>

Lester, R. (2001) "The Convergence of Museums and Libraries?" *Alexandria*, Vol. 13, No. 3, pp. 183-191.

*Macau Maritime Museum*.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museumaritimo.gov.mo/index\\_e.html](http://www.museumaritimo.gov.mo/index_e.html)

Marsden, C. (2001) "Sectors and Domains: Some Reflections 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online], Vol. 22, No. 1, pp. 17-23.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0379810120037469>

Navarrete, Trilce and John Mackenzie Owen. (2011) "Museum Libraries: How Digitization Can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Museum." *Palabra Clave (La Plata)*, Vol. 1, No. 1. Available at: <http://www.palabraclave.fahce.unlp.edu.ar/numeros/vol1no1/v1n1a3>

Pastore, E. (2009) *The Future of Museums and Libraries: A Discussion Guide*. (IMLS-2009-RES-02)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Available at: <http://www.ims.gov/assets/1/AssetManager/DiscussionGuide.pdf>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Available at: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eng/explore/galleries/piracy-in-the-china-seas/12/12/>

Ray, J. and S. Choudhury. (2002) "Web-Wise 2002 – Conference 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the Digital World: a Report by the Co-organizers." *Library Hi Tech News* [online], Vol.19, No. 6. Available at: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issn=0741-9058&volume=19&issue=6&articleid=1489819&show=html&PHPSESSID=r12ph6hrga4sm7rs9u76bk713>

*Stanley, Hong Ko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nley,\\_Hong\\_Kong](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nley,_Hong_Kong)

Storey, T. (2003) "Libraries: Their Role and Relationship to Other Cultural Institutions." *OCLC Newsletter 260 (April)*, pp. 12–14.

*Tin Hau Temple in Hong Kong*.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Tin\\_Hau\\_temples\\_in\\_Hong\\_Kong](http://en.wikipedia.org/wiki/Tin_Hau_temples_in_Hong_Kong)

Waibel, Günter and Ricky Erway. (2009) "Think Global, Act Local - Library, Archive and Museum Collaborat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Vol. 24, No. 3. Pre-prin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oclc.org/resources/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09/waibel-erway-mmcc.pdf>

Wythe, Deborah. (Spring, 2007)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Christine Dupont (guest editor). *RBM: 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Vol. 8, No. 1, pp. 51-55.

Yakel, E. (2005) "Choices and Challenges: Cross-Cutting Themes in Archives and Museums." *OCLC Systems & Servic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Perspectives*, Vol. 21, No.1. Available at: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articleid=1464573&show=html>